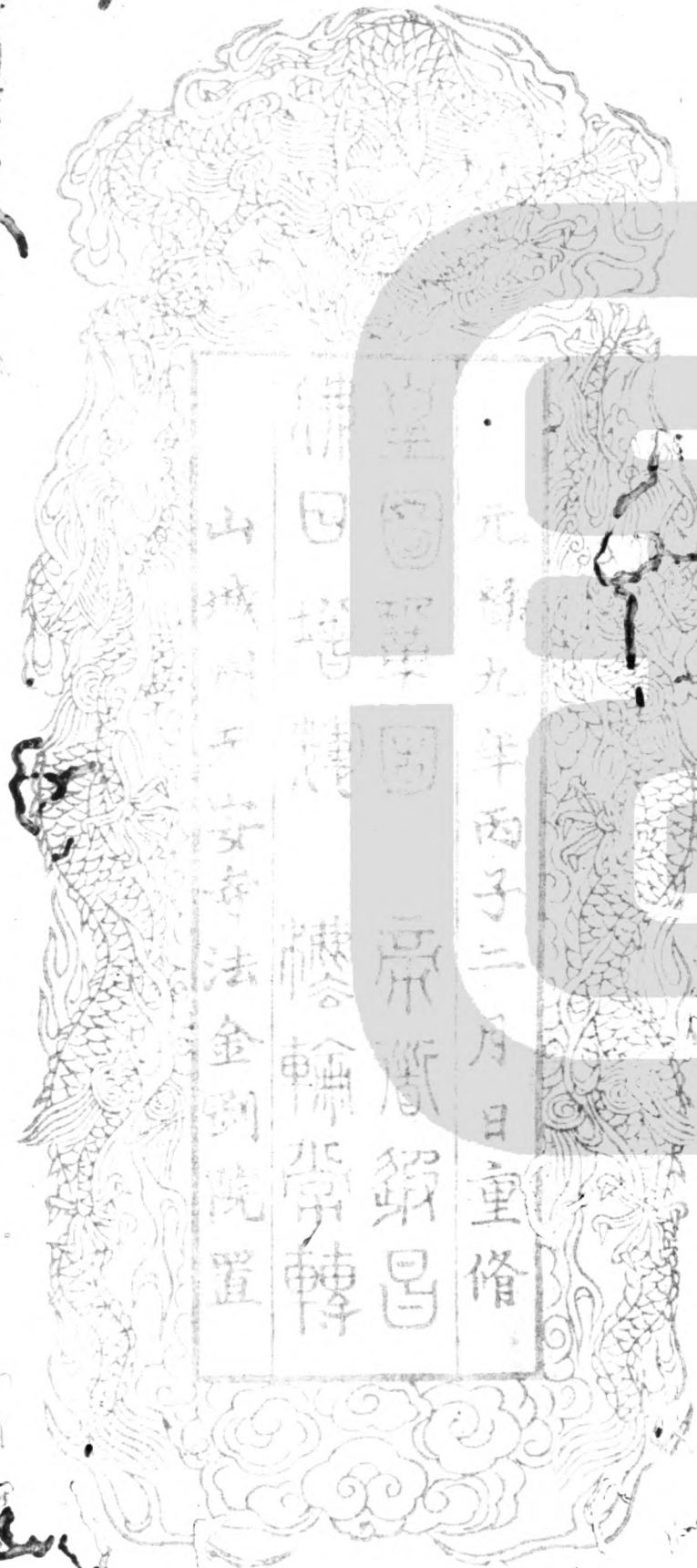


續高僧傳

卷二十三

四百七十四
達八

5-1323



元曆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帝齋銀呂

轉谷輪常轉

山城川五女寺法金剛院置

佛國塔

山王國翠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唐釋 道宣 撰

達

明律下 正傳十四 附見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璉傳二

滿德真懿
善智敬道

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僧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明瓚

唐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唐京師延興寺釋道曹傳九 下後文



唐益州福緣寺釋曇暹傳十

下欠文頭

唐益州福勝寺釋智興傳十一

唐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二

唐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三

唐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四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

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官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略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為師本定慧聚

善自此而繁義理相符敢違先誥所以每值
律徒諧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
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
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
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
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

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
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
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
未之許也便內唯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
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
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

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
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
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介旦夕諮訪挺出
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
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
者皆沃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
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迴拔
及玄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颯遺緒
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
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

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
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
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
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
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
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
衆數引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歲衆經四年
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
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
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
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
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乎而裁斷首乃銜

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
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
張再啟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
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
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
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
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
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蔑
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
義亘通古而未弳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
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
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

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
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
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
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
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功
而復每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
講座或有愜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
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任大禪定道場今所謂
大揔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弥所遺削顧以道
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
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
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之所雙建兩塔鑿以珠

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
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
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
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
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
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於
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筮其中恐
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
延百辟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即摠綱任採擢
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
侶雲會等嗅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
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

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
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觀九
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任春秋
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喪事
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莖創開模
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并諸
公卿並親盡哀訐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
辦方具時惟炎夏而死不腐臯衆共嗟之斯
持戒力也諸寺門學覽引素幢充諸街術官
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
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
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律師

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講士
交覓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夫積
因往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始定
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箴艾
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鑿發堂
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前事
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講出罪濯諸沉累故
持律之士多往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絕余
常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
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覲異徒
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返
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太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

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璉善能御敵乃摠
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
防擬璉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
郊野所至摧殛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
蕩璉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
反縛奴僕大設餽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
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
開顏各執璉手健道人也飽馭而旋唯取牛
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璉後從乞以銜前
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
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
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

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
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
來怠墮者聞璉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
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
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
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

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璉所
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
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
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

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焉

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齒毀堅白逾
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
為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
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
四分指撫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
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
大義乃周兩載統略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
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
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
而盛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
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
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風承

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
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
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
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
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
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
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
懺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
道爍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踵本師涅槃具體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
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弥
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
輪馳慧業略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

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
誓志營復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
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
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
天雨花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
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相
逾圓即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
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
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
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
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召
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慨

運岨象未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
鑿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
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
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
今任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
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

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
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
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
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
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
延久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

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
有餘翫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內
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
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
惟各其誠祗奉不難義須和選自周季滅法
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裘至於尋檢文
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
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
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
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
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含之偏
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緇素

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
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万
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馱時煩每諮
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
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
師資大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
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
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
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
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廚庫時有巫
覡者云每至授戒浴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
如承受相自非至功真被孰能致乎琬以戒

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琬夙縈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因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己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

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
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
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少殺生
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
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
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荅冥造如
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
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
斷肉停殺愍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
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
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
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是大因

緣玄琬道德踈微曲蒙顧眄謹率聞見敢塵
聽覽登即荅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循覽周
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鷲
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凝照玄
門固以高步弥天隣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
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
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
傳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儀高論但行慈
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
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斯
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
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兼

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
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累以大
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晦迹像
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爲護
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万乘紹隆千
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
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
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
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黷聽覽琬等僧徒
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
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
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

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冀
納芻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
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署封以
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誠
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
廢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
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
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玄
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宣正法
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
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宮懿感卿相重臣並捨
金貝榮嘉賙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蕭

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
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
香花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万前僮達于終
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
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如此也弟
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介時雲高風靜木
淨油香七衆弥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
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
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焉東宮洗馬蘭陵蕭
鈞製銘宗正卿李百藥製碑立于塔所時爲
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
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湧貴客僧

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賄並充
供給日到寺廚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
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
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
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寔資成讚能扇
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
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篤課
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懍
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
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譏
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
係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容明誨而

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為縣人焉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為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

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宗四分聞秦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為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

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
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
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
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
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
仁壽中頻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
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
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兼
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
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
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蔽匿嚴科殊爲峻刻蕭

以許身為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
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
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辟承丁榮敬服
德音招任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
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弥崇法會蒲
陝晉絳五眾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
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為宗友
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
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為
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
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
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

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候諸後學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粲歷仕隋
唐爲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
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餽饍見便寒悚僧
儀道具覩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
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便
蒙剃髮隨父還京任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
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旣道俗洽聞故父親
付囑後攜任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
又任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
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
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身

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
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
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
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
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
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灑
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蕪斯戒德之威頗
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
續前聞引之令任其年奉勅令任弘濟寺上
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寺
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
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滿

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連告
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
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
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
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
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者一

時僥倖官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
以尚之任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尼所
任事連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三綱
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
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法宜
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與尚

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今既行是非自顯惠
尚不勝其責連訐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詹
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
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違理
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據
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
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歎曰余伴既少
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過
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滿集
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上
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乃至
關首重勅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

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爲業數安公
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十六
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勅出什
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寺衆
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谷對初
無昏昧煖氣至口奄尔而終春秋五十有四
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灰更
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
師淨住寺惠昇爲之銘頌見于別集手製四
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釋惠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碎親慕從
紹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

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
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
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任州治梵境寺旣受具
已聞說受淨衣毛嗇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
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
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
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
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
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介後栖遑
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禪律宗略
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
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足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叵難齊覓陰而嫉之
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
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
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
謝擲棄公名揭襍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
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
地五臺秦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
無遠必屆沙門惠瓚道王朝川又往投焉定
宗師傅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
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
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
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

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
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
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律少共齊
倫在法任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
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
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

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賦於世網
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
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
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屢
望預聽徒乃今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

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
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
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
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
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
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
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
即嚴之所任也自介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
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
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負秀才者居幽綜習
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惠
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

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
運初開勅為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
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出
至本州欒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覲為建
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
隆余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
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
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曹姓輔京兆始平人祖任上黨太守遂
居長子焉性聰敏樂遠離行年十四遭母憂
興蓆莪志報恩難極為母出家志敦孝始年
二十往并州請印法師為和上得余也吁年

八十五歲也令送至城門見多人著赤衣多鬚來迎云是綿竹所放生者因即蘇自此廣化立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今並見在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殃福立應祈禱血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逞受戒乃將佛像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坐逞爲受戒自介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主受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所逞行至者皆爲受戒至今不捨由此道俗歸依發言風靡又於綿竹郫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成就故所祈求爲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

大雨雨皆白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釋道興姓劉本任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
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
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
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
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
得持戒第一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
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
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
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
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
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

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
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
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
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
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竒之後至
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

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
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
年講席極爲褻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
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輕
所以爲重法故尔即以慇懃鄭重爲善法種
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

善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
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
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
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
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寺主
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
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
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
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
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
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
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

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
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
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
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
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
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
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
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
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
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
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
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衆敬

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
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
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
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
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耆宿
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
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
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
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
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
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二十七年不出

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既
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
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
擾獸羣不亂蘇州揔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
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
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
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
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蝥甚多
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
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
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
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

慮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
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
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
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
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
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善

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
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
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
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
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
永終二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

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染
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
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
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
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
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三十導守以
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
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
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
餐糗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固今覆述繼

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起自諸寺結懺齋
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
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道不思之力也龍
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任東都天宮寺麟
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
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
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勸州部二十二
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剋日齊舉導出
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
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旣無別勅不敢聞
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
導袈裟將行禁勅導曰袈裟勅度所著非新

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導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揔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返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揔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及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敢導曰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敢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身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

曩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
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道於清衆
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
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爍兩師聽受成教
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
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
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
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屏絕塵惱不羈
名利會東都盛德湏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
行難擁遂勅召任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
徒齊集網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

上麾綬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
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
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
君度弈弈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
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道達彌所欽羨焉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
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
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
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簡
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
戒如捉賊定如縛賤慧如殺賊賊謂煩惱惑不
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

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
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
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
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
廣紹隆於万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
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
雖復設教不倫乎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
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
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
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
誦一本最廣弘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
廬山慧遠讚擊成宗介後瓌穎分驪而命路

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
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
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
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
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聰方開學
肆有宗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
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
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
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
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
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麗羅部律本未傳

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眾所傳非
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
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
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
事其中類聚自分區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
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
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
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乎程
神略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末張易爲開
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

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
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
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缺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乎僻斯之糅雜
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
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
釋師号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
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
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拙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隨師表弘理

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
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袞通号命家然
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
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
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
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
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
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
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
法願眇視兩家更開荒穴製作抄疏不減於
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稟附

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
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
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
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
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
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剝敵每
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
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
授宗係誠廣探索弥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
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
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
歲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

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各擅
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
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
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
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
中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
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
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牙說
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
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
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
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

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
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
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
先引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
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徒
居天室其次接緒号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
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
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
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
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
方弘具戒尔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聞纔
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

翻誦僧祇之戒教網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燾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弥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飢交賀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臯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踈略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
分任持位別各程綱目手舉清徒故有攝嶺
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
薦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
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細當時無
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
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
附故有排委戒綱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
小乘毀淨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
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扞如捐草土
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綱領耻己不逮於清達
慢己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曾

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
解則曲媚於門侶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
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
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
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
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
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
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
諸識生死無崖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
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
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
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

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
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
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
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
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
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
弢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
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摸
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使情勇覽戒奉以爲
師行絕網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
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弢濟誠未敢聞此則愛
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

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弔斯其人矣
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本
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
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為存道行凡學
止在名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
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膏臆
謂捧鉢為鈍丁号持瓶為豎子半月說戒唯
列鹿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
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眤經律故使衣藥受
淨永絕其身戒約任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
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
未啣為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

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
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日也惠
休論土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
其美又有行福未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
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溲乳
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
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
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
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近實又有成樹
塔寺繕造田園舉畝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旣
際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
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

人或謂為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各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鹿法易染妙理難引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寔當弘護至如澄寺九

高僧傳

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思弘贍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

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稗知
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
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無再
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所誠
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哉斯
言今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離律部
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文搯
紙籤行題鞭記掌有則依闕則絕言縱有異
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
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爲清齋
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未必
姬周斯皆強於鈇刃易取思齊其迷四也若

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三制
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同曉
如斯御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
犯定慧之學恒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銷能
定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而執
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試開
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心寧
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迷云
常尔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有箴
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達

璉音津 礪音例 琬音反 紆音反 阮音反 瓚音反 讚音反 亮音反 向音反 旻音反 鬚音反 年音反

上音 髮音 之音 條音 小音 見音 龍音 驤音 下音 騰音 躍音 也音 平音 首音 分音 驪音 下音 鑣音 正音 作音

謂音 分音 馬音 轡音 也音 行音 也音 所音 濡音 沫音 朱音 而音 儕音 章音 柴音 上音 鬮音 登音 計音

作音 赴音 沃音 澮音 俱音 引音 溝音 瀆音 水音 外音 反音 風音 焮音 下音 必音 苗音

下音 而音 上音 高音 墉音 下音 起音 虛音 續音 祖音 管音 反音 睇音 視音 第音 篋音 如音

反音 無音 也音 故音 墟音 下音 舊音 土音 也音 瑩音 與音 瑩音 同音 僥音 倖音 古音

堯音 反音 下音 得音 日音 幸音 非音 哀音 訴音 告音 音音 素音 街音 術音 徑音 路音 也音 迷音 箴音

艾音 下音 上音 吾音 正音 作音 鍼音 與音 針音 同音 覲音 見音 敵音 祛音 起音 虛音 反音 散音 眇音

然音 小音 上音 美音 身音 子音 舍音 利音 弗音 摧音 殄音 下音 上音 自音 雷音 反音 折音 也音

潰音 玄音 對音 反音 也音 齒音 毀音 上音 昌音 謹音 反音 薄音 引音 作音 上音 博音 正音 隣音 幾音

下音 渠音 散音 也音 擁音 戢音 下音 阻音 澁音 開音 拓音 下音 音音 高音 邈音 下音 眉音 角音

爍音 反音 詩音 若音 鎔音 沃音 鎔音 容音 洗音 沃音 也音 陶音 拮音 掇音 也音 上音 居音 下音 運音 反音 遠音 也音 拾音

水名出上黨西
羊頭山一音心
頽陟反上徒
崩墜也直亦
藥城

官上盧莎坦上音
他菜和反反
春詩容反徒
踈反下先典

赤足也
行也
劫也
慕莪詩六俄二音毛
耶縣晉上頻
反掠略音

一劫
汎洽下上侯
夾反反
暮月反上居
其刻越時
縣名反談

子
謔下許
幹山旦上古
蚊蜻庚上音
文下莫
梓樹音上

彪彰反二同
文必休
姚氏搖上音
歙州禡上音
結憾

下胡暗
禁効下窮
胡得反
餉食上詩尚
反措摸

反上恨也
買反下
莫胡
羈居宜反
弈弈音亦

論文

懋哉反上莫
候粵自于上音
越瓊穎上音
渠下管

名分
驪作下必
苗反正
糅雜救反尼
躡踵反上尼
之

脚勇反踊起
蹊徑上音
蕙穴耕反眉
覈考隔反
剌

敵強上 荷力巨 也京反 逗上 機音 軌上 躅欲上 俱水反 下直

也強上 荷力巨 虐上 約正 作苛 音猛 何下 魚酷 元音 燾下 音覆 監

淡音 排上 拉下 郎合 反反 折推 也也 凌下 轢音 坑音 穿下

舉畜 豕獸 也以 折下 翮反 羽隔 脣下 吻武 侮弄 武音 魚音 睨

定宜 視貞 反楚 穉上 稗上 賣音 二草 灑上 隰音 薰香 草也 反

下音 臭草 也由 倨上 傲音 據下 摛上 紙苦 箴行 廉反

經戶 反剛 行反 謂也 姬周 周上 之居 姓也 箴銘 誠也 下針 莫

記也 反也 行也 謂也 周上 之居 姓也 箴銘 誠也 下針 莫



